



每一座城，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。济南这座老城，它的记忆里藏着什么呢？用心感受城市生活，用文学语言打开一座城！今天，由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文娱副刊中心和壹点号事业部共同打造的读城记推出“读济南”第二期，让我们跟随壹点号作者的笔触，寻找那些隐匿于青石古巷中的烟火气息，探访那些伴随着岁月汨汨流淌的鲜活故事……

壹点稿件统筹 秦娟 周静

老济南冬天的滋味儿

□段临春(壹点号:春江月明)

老济南人有“猫冬”的习惯，天冷之前，储备下吃的烧的。大冷天，除了上班上学，没事就“猫”在家里，一家人围着炉子烤火，说说笑笑的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
一进腊月门儿，天寒地冻，街上冷冷清清，缺少了往日的色彩和生气，像一幅凝固的黑白照片。胡同里没有了孩子们的打闹戏谑，静得出奇，偶尔传来串胡同小贩的叫卖声。穿过老屋斑驳的墙壁伸出的烟筒，冒着燃烧未尽的黑烟，还有劣质煤呛鼻子的气味。讲究点儿的人，外出都戴着口罩，回家后口罩上留下两个圆圆的黑渍。在寒冷的冬天，常有寂寞的孤独感，独自立在窗前，看梧桐树上的寒鸦。家里的窗户是有窗棂的老式木窗，天热时可以打开，用木棍儿支起。冬天，母亲会买来几张白色的粉莲纸，把窗糊得严严实实。为了看到外面的世界，我把墙上挂的镜框拆散，把镜框的玻璃用小铁钉固定到木窗上，这样就能透过玻璃，看到窗外的光景。这是我小时候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，尽管因为损坏了镜框，受到父亲的训斥。

冬天，家中就靠一只小炉子挑火取暖，烧的是煤球和煤饼。由于热量不足，屋里总是感觉很冷。父亲不知从哪里买到半吨大烟大火的“大同煤”，引来同院儿人们羡慕的目光。他将卸在院里的煤运进屋里，倒在床下，高兴地说：“今年可以不挨冻啦！”梧桐树落下的干枝，作了引火的劈柴，“大同煤”加入炉中，炉火熊熊，发出“轰轰”的鸣响，不大一会儿烟筒就被烧红了半截，屋内顿时暖和起来。从那天起，我的两只鼻孔总是黑的，有时甚至吐口痰也是黑的。

“大同煤”虽好烧，但不能封火，夜间炉火熄灭后，屋里还是冰冷。好在有母亲灌的热水烫壶和厚厚的棉被，陪我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夜。我和弟弟妹妹，像是怕冷的小猫，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听见母亲喊我们起床。睡眠惺忪中，突然嗅到浓浓的枣粥味，立即想起昨晚母亲说“明天是腊八节，给你们熬腊八粥喝”。母亲起得很早，生着炉子，把昨晚泡好的豇豆、花生、大枣、莲子和栗子，加入锅中，再加粳米和糯米，还加入了橘皮，一大锅“腊八粥”在火上已经煮熟，热腾腾地冒着气泡。趁熬粥的空闲，母亲又把我们的棉袄、棉裤拿到烟筒上焙热。喝“腊八粥”是济南人的习俗，图的是一个吉利。“腊八”那天，千佛山的寺庙施粥，城里的几家粥铺也做“腊八粥”，有钱没钱都能喝上一碗热粥。

喝了“腊八粥”，浑身暖和，背起母亲缝制的书包去学校。沿芙蓉街由南往北走，路边是沿街店铺扫起的一堆堆积雪，有的还堆成了雪人。积雪下冒出热腾腾的水汽，整条街湿润

在氤氲之中。有几处被上学的孩子们滑成了亮晶晶的、长长的冰道，行人都小心翼翼地躲着走，一群男孩子却兴高采烈地玩起了溜冰。向前跑几步，借着惯性，侧着身子能滑出好远。一个小胖子，一屁股跌坐在冰上，身体还在向前滑动，引来众人一阵哄笑。

我上学的芙蓉街小学原先是一座文庙。上课的教室是高大的庙堂，里面还有两座赑屃驮着的石碑。教室里只有一只炉子取暖，坐在前排的还好些，坐在后面的同学冻得直跺脚。

傍晚，父亲下班买了黄家烤肉，院里的窗台上冻好的豆腐，家里有储存的大白菜，把切好的白菜焯炒后，放上黄家烤肉和布满孔洞的冻豆腐，出锅时撒上自家养的蒜苗，一锅香味四溢的烤肉炖豆腐就做好了，这是父亲最爱吃的菜。父亲拿出酒瓶子，让我到街口买酒。我很乐意干这差事儿，那时一两酒七分钱(十六两一斤)，父亲给我三角，打四两酒，剩下二分钱就归我了，可以去看两本小人书。



摄影:王虎(壹点号:空瞳视界)

过了“腊八”就是年。晚饭后，母亲一边剥着泡“腊八醋”的蒜头，一边唠叨着过年的事儿。四两酒下肚，父亲已经昏昏欲睡，只是不住地点着头。

冬天的日子，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寒冷、平淡，却也有滋有味。如今，那棵高大的梧桐树连同树下的小院早已不复存在，可是那树上的寒鸦，树下的落叶，以及我们全家一起熬过的一个个严冬，常常浮现在眼前，成为人生的记忆。我常想，苦日子都是熬过来的，回头看看，苦也是人生百味，是生活的一味佐料，不吃苦，就不知道什么是甜。盼着下一场像样的雪，除了欣赏济南的雪景外，心中还是有些怀念老城冬天的那些人，那些事。

行遍芙蓉未遇花开

□梁利(壹点号:作伴结庐)

饭毕。马蹄钟正指向十点二十过一分，望一眼窗外，湛蓝的天，和煦的阳光，有些许风动。

已迈入小寒时节，北方的天气愈发干冷。着过膝羽绒服，仍然觉得冷风沿着裤腿的缝隙，侵蚀着我的肌肤。在这个季节，若是有一场纷纷扬扬的雪，把整个世界都装进无边无尽的迷蒙和惆怅之中，该是多美。

前不久她留言：“忙碌了整个冬季，一月，期盼一场远行。”“我在泉城芙蓉街等你。”看到信息后，速速回复她。“你在，那我就不去了。”一个调皮的表情，尽显她的个性。

修缮完毕的芙蓉街，南起泉城路，北至西花墙子街南口，依然和从前一样，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如果说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是泉城济南的绝妙写照，那么“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”就是芙蓉街及其周围的真实描述了。整条古街由石板铺砌，大小字号、作坊分列道路两旁。石板路上飘着薄薄的一层雾气，远远望去，往来的行人似乎漫步于仙境之中，透过石板的缝隙，偶尔看见下面潺潺流淌着的泉水，雾气便是温暖的泉水遇寒凝结而成，若是竖耳倾听的话，也许还会听到脚下传来的淙淙泉水声。

路过21号门牌，那是一家鲁绣馆，里面住着一位阿姨。和街上其他的商家不同，阿姨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经营方式。她坐在院子里的马扎上，不吆喝，不焦躁，经常戴着一副老花镜，坐在那里一边刺绣，一边对着眼前流淌的泉水发呆。

上次来这里，还是去年十月中旬，阿姨推荐说若是送给爱着的人，应该送她一方手帕才是，代表了纯美的爱情。最后精挑细选一方绣着兰花的手帕，另在手帕的左下角让阿姨绣了一个“思”字。

见我入内，阿姨抬起头，“小伙子，来了，看下有喜欢的随便挑选一下。”然后继续安静地忙碌着她手中的刺绣。我深知这些非遗文化传承的小物件，是她的心爱。若是她来，肯定会路过

这里的。也许是节令未到，芙蓉未开。

继续前行，便是芙蓉街69号芙蓉泉所在地，芙蓉泉位于一长10米、宽5米左右的石砌长方水池，中间横跨一小石桥，北侧有花岗石栏杆，南壁竖一碑，上镌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“芙蓉泉”三个潇洒飘逸的大字。

记得那年那月的那一日，也是沿着这条巷子，也是走到这个位置，然后同时举起手指着牌匾说到，“看，关帝庙……”我们彼此微微一笑。

“老屋苍苔半亩居，石梁浮动上游鱼。一池新绿芙蓉水，矮几花阴坐著书。”清代诗人董芸写的《芙蓉泉寓居》，准确描绘出了旧时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于芙蓉街，因而书声琅琅，流水潺潺，垂柳依依，意境优雅。其实，从清朝到民国，芙蓉街就已经是济南府最繁华的地方，商贾聚集，巷子两边尽是豪门大院。只是，繁华如过眼烟云。现在的芙蓉街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就是奔着它的小吃来的。逛街购物的游客们饿了累了都会来这里吃饭，十几元钱就可以混个饱肚。脚下是石板的路面，眼中是一个个的小吃店，鼻中是各色小吃的香味，耳中是各路小贩的吆喝。

但这吆喝的热闹是轻松的，是市井的，是锅碗瓢勺叮叮当当的热闹。

抬眼，遇见光阴的故事。遂拾级而上，这是一家专卖老物件的小店，一楼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回忆，什么搪瓷缸子、收音机、水壶、铝制饭盒、蹦跳青蛙等。拐角处竖一邮筒。可以邮寄明信片，也可以邮寄书信。沿着角落处的木制台阶，随着“咯吱……咯吱……”的声音到了二楼。二楼是另外一个天地，整层都被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包围着。可以写了粘贴到店的墙壁上，等着路过的她过来寻找或者加上几个文字，也可以写封信给未来的自己，给远方的她，保存在收银台背后的格子里面，等她路过的时候，收了便是，据说可以存五十年之久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风传佳讯，你说，元旦过后的某一天，会在芙蓉街等我。

泉边漫步

□段曙光(壹点号:曙光)

居住大明湖畔多年，我深知泉边知春最早，于是，临时起意去一路之隔的五龙潭。其实，泉城处处藏春色，春日融融的时节，何处不是花香满径。

从趵突泉北门下车，古朴精美的高大牌坊上，鎏金大字“五龙潭”赫然醒目，不知聚拢了多少游人目光。五龙潭公园不大，却凝聚了园林水景精华，又不见局促。园内的五龙潭泉群与趵突泉、黑虎泉、珍珠泉泉群，一衣带水，汇成护城河、大明湖，使济南成为中国北方最柔软的地方，也让一些外乡人不甘只做天下泉城的一个过客。五龙潭水面宽阔，看似平静，却潭深莫测，隐藏着太多的奥秘与谜团。元代，潭边建五方龙神庙，自此称五龙潭。如今，“神庙”了无踪迹，只有东门入口处五尊神龙石雕，还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铮铮作响。

五龙潭以形态各异的自然石驳岸，清澈的泉水里，一串串珍珠般的水泡，一粒接着一粒往上冒。水面清明如镜，泛着道道波纹，闪着蓝盈盈的光，水中景物倒影亦真亦幻，让人目光无法收拢。

穿梭于若断若续的人流中，我不介意身边的嘈杂。“龙潭观鱼”久负盛名，潭中锦鲤成群结队，岸边游人喂鱼观鱼，这幅人鱼相亲的画面，让人缠绵。潭北岸，凌霄攀上了石壁，藤蔓附着着古亭，一块自然石上，孔孚先生的诗“鞠一捧清泉，洗一洗眼睛，心也绿了！”惜墨如金，却把赏泉的心境写得如此生动。

袅袅泉水茶香，从茶社氤氲而出，沁人心脾。约几个谈得来的好友，临泉品茗，豪情畅谈；打一桶泉水，回家煮一壶清茶，倒也雅致。“得月亭”旁，树荫下藏着一泉。乾隆年间，学者桂馥建

“潭西精舍”时掘出此泉，取名“第七十三泉”。如今，“精舍”旧址上建的园中园，被辟为“武中奇书法篆刻作品展览馆”。

我是一个容易被生活细节感动的人。展馆旁，几位喜欢在楚河汉界厮杀的棋痴，围坐石桌对弈，他们是来找乐子的，自然不会有莫名的心累。世间最令人艳羡的事，莫过于年逾古稀时，依旧可以牵着彼此的手。一对白发老人扶掖而行，脸上的笑容像春风一样和煦，爱火在黄昏燃烧同样炙热。

风雅别致的“双亭游廊”，建在清流潺潺之上。回马泉、古温泉等泉分布周边，泉声叮咚入耳。“泉水亭榭依旧，故人不知何处？”旧时，这里曾建“漪园”，红色门窗二层小楼，记载着一段凄凄风雨中的历史，也留给人们意味深长的思考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小楼南侧，新建的“中共山东早期历史纪念馆”穿越历史风云，激励人们在筑梦路上稳健前行。

古时，这一带溪流交错，长年水流不息，街因此得名东流水街。众泉之中，月牙泉是济南水位最高的泉，丰水期，泉水从池中蘑菇石顶部倾泻而下，泉水击石，水花飞溅，激荡出清脆悦耳的水声，呈现“月牙飞瀑”景观，蔚为壮观。

在青史留名的历史人物中，秦琼这个名字，在乡间济南人心中有着独特的分量。他与五龙潭的传说，虽有点太过牵强，却流传千年，并由之引发出系列故事。祠内，全园独一株湖北海棠，在众香国里傲视群芳。秦琼塑像眼神透着逼人的锐气，铮铮铁骨，好一个大将风范。兵器陈设，“忠义千秋”匾额等，使人感觉尚武之风扑面而来，一脚踏进兵剑相击的历史旋涡里。

人，不可能挽留住季节，花开花落中，生活还在步步前行。